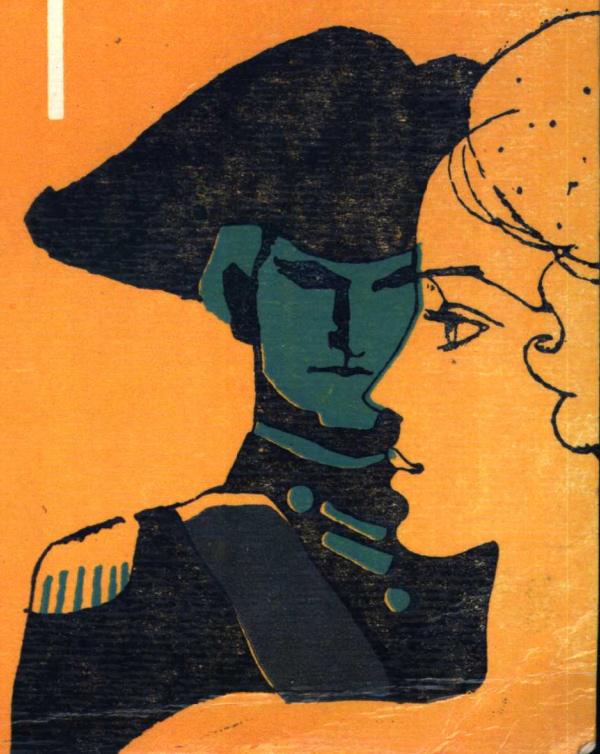


黛西蕾与拿破仑

DAI XI LEI YU NA PO LUN

DAI XI LEI YU NA PO LUN dai xi lei yu na po lun

DAI
XI
X
I



9757

黛西蕾与拿破仑

〔奥〕安娜玛丽·塞利科 原著

美《读者文摘》节缩本 吴维亚译



黛西营与拿破仑

〔奥〕安娜·玛丽·塞利科 原著

美《读者文摘》节缩本 吴维亚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插页 216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

ISBN 7-201-00547-2/I·2 2

定 价：4.65 元

译者的话

《黛西蕾与拿破仑》是奥地利著名女作家安娜玛丽·塞利科以法国大革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为背景，用日记体写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日记的女主人黛西蕾·克拉里确有其人，不是虚构人物。她是拿破仑哥哥约瑟夫·波拿巴的妻子朱莉的妹妹，曾是拿破仑的未婚妻。黛西蕾被抛弃后同拿破仑手下一位名将贝尔纳多特结婚。贝尔纳多特后来被瑞典议会选为瑞典王储，继位为国王。黛西蕾便成了瑞典王后。今天，被誉为世界上妇女地位最高的国家瑞典，在位国王查理十六世古斯塔夫（1973——）就是他俩的后裔。

黛西蕾的日记不是天天记，而是在遇有重要的事情发生的重要时刻写的。这些日记不仅是她个人生活大事的纪录，也反映了拿破仑的精神世界、生活片断、千秋功罪和最后失败。

作者用简炼而鲜明的笔触再现了督政府时期、拿破仑执政时期和帝制时期这段法国历史。在她的笔下，历史书上的人和事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和事。她所刻画的历史上好人和坏人的形象活灵活现，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印象深刻、不能忘怀。

作者着意于把《人权宣言》的革命思想当作贯穿全书的一

条红线，使它一再出现，并在日记的开头和末尾几页特别强调。黛西蕾从14岁开始便从父教熟悉《人权宣言》，把革命和共和崇奉为一生的信仰、理想和追求。但是，在她的一生中，这一理想没有得到真正实现。

拿破仑起初因平定保王党叛乱有功而称共和国的英雄。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随着他的军队和大炮传播四方。但是，他不久便成为独裁者，自称皇帝，把共和国送进了坟墓。

黛西蕾的丈夫贝尔纳多特将军平民出身，本是个地地道道的共和派；他曾全心全意捍卫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有力地抗击干涉法国革命的欧洲强国的联盟军。但是他却没有能阻止拿破仑之镇压革命、复辟帝制。他自己后来当上国王，黛西蕾当上王后。这岂不同他们的原有理想相矛盾？黛西蕾因意识到这一点而感到内疚。她竭力想做个好王后聊以自慰。不过，她仍然抱着这样一个希望：她的理想将来会实现。她要把这张已经发黄了的、框在镜框里的传单，初版《人权宣言》，传给后代。

作者也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人的遭遇是命运注定的吗？拿破仑是相信命运注定的。他已经失败了，还想东山再起，因为他的“天数还没有满”。他在最后一次和黛西蕾的谈话中说：“你当年想跳河，贝尔纳多特救了你，你嫁给了他，结果当上王后，这都是命运注定的。”黛西蕾驳斥他说：“不是命运注定，是偶然的巧合。”尽管黛西蕾未必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这个问题的，但她的回答是对的。恩格斯在讨论历史上偶然性时说，“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若不曾有过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

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07页）

本书是安娜玛丽·塞利科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在欧洲和在美国都是畅销书，深受读者欢迎，已译成多国文字。本译本是根据美《读者文摘》的节缩本译出的。节缩本摘取其精华，便于浏览，更加强了它的可读性。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好友刘缘子的热情帮助，她还冒炎暑对译文作了详细校阅，提出宝贵意见。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1988年8月10日于天津

目 录

第一部	马赛丝绸商的女儿……………(1)
第二部	贝尔纳多特元帅夫人……………(76)
第三部	我们的和平王后……………(168)
第四部	瑞典王后……………(281)

第一部 马赛丝绸商的女儿

1794年3月底，于马赛

去年11月，我满14岁，爸爸送我这个精致的日记本，作为给爱女的生日礼物。日记本边上有个小锁，所以连我姐姐朱莉都无法看到我记的是什了。真没想到，这是我亲爱的爸爸，马赛丝绸商弗朗索瓦·克拉里给我的最后的礼物。两个月前，他因患不治之症——肺窒息，弃我而去。

“我在这个本儿里写些什么呢？”当我在一堆礼物中瞥见这个可爱的日记本时，我问爸爸道。爸爸乐了，眉开眼笑地在我额上亲吻了一下，说道：“写女公民贝尔纳丁·欧仁妮·黛西蕾·克拉里的故事呗！”

我今晚就要开始写我的故事，因为我兴奋极了，毫无睡意。我只求一件事：但愿蜡烛颤抖的闪光不至于把朱莉弄醒。她只比我大四岁，可总是婆婆妈妈地处处管着我。

明天，我要陪同我嫂嫂苏珊娜去找阿尔比特代表，请求他释放两天前突然被抓走的埃蒂昂。抓人是常有的事，大革命才

五年，大家都说还没有完结呢。每天在市政厅广场都有一大伙人上断头台。只要是有一门贵族亲戚的，便无安全可言。我们还算幸运，没有高亲贵戚。我爸爸只是凭着自己的才干把爷爷留下的小生意经营成为马赛的最大丝绸商行之一。爸爸拥护革命。他那天捧着一份《人权宣言》* 传单一字一句地念给我们听的时候，高兴得几乎流下眼泪。

父亲弃世后，由埃蒂昂接管丝绸买卖。埃蒂昂被捕后，我过去的奶妈，厨娘玛丽对我说：“欧仁妮！我听说阿尔比特就要来马赛办事，你嫂嫂得快去求见他，设法让公民埃蒂昂·克拉里得释放。”玛丽一向对于城里有什么动静和消息特别灵通。

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心头沉重，非常郁闷。空了两个座位，爸爸的和埃蒂昂的，妈妈不让别人坐爸爸的椅子。我说：“阿尔比特已经进城了。”

妈说：“谁是阿尔比特，欧仁妮？”

“阿尔比特是雅各宾派驻马赛的代表，”我说着，不禁为自己知识的渊博而感到自豪。我又说：“明天苏珊娜一定得去市政厅找他，问他们为什么要抓哥哥。一定得坚持告诉他们，抓我哥哥是个误会。”

“可是，”苏珊娜哭了起来，瞪我一眼说，“他不会肯见我的！”

妈妈犹犹豫豫地说：“也许还是让苏珊娜去找我们的律师，让他去见阿尔比特要好些。”

我说：“我们非得亲自去见阿尔比特不可，苏珊娜，如果你害怕，那么我去求阿尔比特释放我哥哥。”

* 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简称，计17条，后成为法共和国宪法的序言。第一条是：“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译注

妈妈说：“你敢去；我看这件事不用再讨论了。”

吃完饭我就上楼去看珀森来了没有。你知道，我正在每晚给珀森上法语课。他瘦高个儿，一张最甜美的老马脸似的长脸。他是我所认识的唯一金发男子。这是因为他是个瑞典人之故吧。我想瑞典可能是在北极附近的遥远地方。珀森的父亲在斯德哥尔摩开设一爿丝绸店，派珀森到我父亲的店里来见习一年。

珀森这时已经来了，我们照例坐在客厅里，他念报纸，让我改正他的发音。然后我拿出爸爸带回家来的那张《人权宣言》。珀森听我一字一句地读，我再听他读一遍。我们要把宣言熟读了铭记在心头。珀森说他嫉妒我，因为是我的祖国向全世界贡献了这样伟大的思想：“自由、平等和公民的主权。”他大声地朗诵着。

突然，朱莉闯了进来，她说：“你来一下好么？”说着便带我到苏珊娜的房里。苏珊娜弓着腰坐在沙发上。妈妈坐在她旁边，竭力避免流露自己的软弱和束手无策。妈说：“我们决定让苏珊娜明天去见阿尔比特代表。”接着又说：“欧仁妮，你跟她一起去吧，好壮壮她的胆。”

“你可要闭住嘴别说话，当然让苏珊娜一个人去说，”朱莉连忙插上一句。

苏珊娜果真要去找阿尔比特，我很高兴。可是她们照例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我就沉默不语。

妈妈站起身来，说：“明天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难熬的一天。大家早点去睡吧。”

我跑到客厅，告诉珀森，我不得不睡了。他捡起报纸，深深地鞠个躬。待我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又小声说：“小姐，我

要对你说的是：我要回家了。我在这里已经一年多了。斯德哥尔摩商店需要我回去照料。等克拉里先生回来我就走。”

我还从未听到过珀森说得这么长的讲话呢。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对别人说而先对我说。我愿意同他再谈下去。于是我很礼貌地问道：“斯德哥尔摩是个很漂亮的城市吧？”

“在我看来，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了，”他说道，“梅拉伦湖中绿色的一块块浮冰，宛如一叶叶扁舟在水中漂流。冬天晴空无云，洁白如洗。”但是他的描述仍然不足以使我感到斯德哥尔摩特别美丽。

他接下去说：“我们的商行坐落在韦斯特·兰格顿，斯德哥尔摩最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正好在王宫附近，”他又很自豪地加上一句。

可是我无心听他，我心里正想着明天的事，我一定要尽可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使他们因为我的缘故释放埃蒂昂……

我又听到珀森说：“我还有一件事情求你，我能不能把这张《人权宣言》传单带走？”

“啊！先生，你已经是个共和派人啦！”我讥笑他说。

“我是个瑞典公民，小姐，”他回答说：“瑞典是个王国。可我要把这张传单永远珍藏在身边。”

“先生，你尽管收下这张传单，拿去给你的瑞典朋友们看看。”

这时我听见朱莉的喊声：“欧仁妮，你什么时候来睡觉啊！”我敢断言，朱莉需要的是一个丈夫，她要是有了丈夫，我的日子就会好过些。

我尽量让自己入睡，但不断地想着明天如何去市政厅的事，又想到了断头台。有好多次，每当我试图入眠，断头台就

出现在眼前。于是我把头埋入枕头，设法驱散两年前那回玛丽偷偷带我去市政厅广场时，留在我记忆里的血淋淋头颅的印象。一辆红色二轮马车载着20个身穿绫罗绸缎的绅士、贵妇。他们的手绑在背后。第一人是个年轻男子，执刑人猛地推他上断头台，他的嘴颤动着，我想是在祷告吧。他跪下时，我闭上眼睛；只听得喀嚓一响，断头刀落下。

我一抬头，瞥见执刑人手里提着一个头颅，张大着嘴，似乎将要叫喊。这无声的叫喊永不止息。我难受极了，象是要呕吐，玛丽领着我闯出人群。

我回家以后，哭个没完。爸爸手臂搂着我说：“法国人民受苦受难已经几百年了，在受压迫的痛苦中冒出两股火焰——正义的火焰和愤恨的火焰。愤恨的火焰的火势将会逐渐减弱，正义的火焰却永远不会被完全扑灭。从今以后，不管是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夺去弟兄们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谁也不会替他们说情，再也不会为他们祈求上帝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作的自己不晓得’*。因为，我的女儿，自从《人权宣言》问世以后，他们自己正在干的是什么，就会完全清楚了。”

我在此次同爸爸谈话以后，时间隔得越长久，越能领会他的话的深刻意义。今晚，我感觉到，他离我很近很近。晚安，爸爸！你知道，你的女儿已经开始撰写她的故事了。

24小时以后

要记的事情很多。首先，埃蒂昂已经获释，现在正坐在楼

* 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向上帝替敌人代求的祷词。——译注

下餐室里同着妈妈、苏珊娜和朱莉一起吃饭。其次，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的容貌十分可人，他的姓很难念，我不会发音，什么布诺巴，邦纳吧什么的。第三，他们在楼下庆祝埃蒂昂平安返家。尽管是我出的主意去找阿尔比特，他们却让我受罚。他们说我羞辱了我家的荣誉，打发我去卧床。*

我的心曲无处倾诉。我亲爱的父亲一定预见到一个人时常被人误解该是多么寂寞啊！他就是为此给了我这个日记本的。

今天一开始就是一场争吵接着一场争吵。先是朱莉告诉我，妈妈决定要我穿那件令人讨厌的灰色长裙衣，并用带花边的三角披肩紧紧裹住我的脖子。我拒绝披肩，朱莉就尖叫起来。她说：“你以为我们会让你穿着领口开得很低的裙衣到市政厅去么？这象什么样——这不是象个码头上的荡妇吗？”

朱莉和我同住一间寝室。一等朱莉走出屋子，我连忙借用她的小瓶胭脂。我细心地涂抹着，心里思忖：凡尔赛宫里的贵妇们要拿13种色度的胭脂一层层地涂抹上去，达到恰如其份的悦目红润，该是多么难哪！

“用我的胭脂！”朱莉回到屋里，凶凶地说：“连问也不问我一声！”我赶紧在脸上擦了粉，然后从头上把卷发夹子一取下。我的头发天生卷曲，很难把它驯服成一个个小圈发卷，柔软地飘垂在肩上。

我们听见妈妈在门外喊：“那个孩子准备好了没有啊，朱莉？她和苏珊娜必须在两点钟到达市政厅呢！”

我赶紧梳头发，可总是弄不好。“朱莉，你不会帮帮我的忙么？”朱莉的手可真灵巧，五分钟就把我的头发做好了。

* 叫小孩卧床是一种处罚。——译注

我拉开一个个抽屉寻找我的革命徽章。在革命初期人人都佩戴徽章。可是现在蓝白红玫瑰花形徽章只有雅各宾派或是象我们那样有事到市政厅去找人的人佩戴了。最初我很爱佩戴这种代表法国国旗颜色的玫瑰花形徽章。现在我认为把一个人的信念别在上衣或大衣的翻领上是不严肃、不庄重的。我果然在最后拉开的一个抽屉里找到了徽章，于是就同朱莉一起跑下楼。

妈妈拿出盛着红葡萄酒的刻花玻璃瓶，倒出两杯，一杯给我，一杯给苏珊娜。她说：“喝得慢一些，喝了红葡萄酒使人增强力量。”

我一大口吞了下去，觉得味道粘而甜，这也叫我高兴。我微笑着望着朱莉，这才见她热泪盈眶。她轻声地说：“欧仁妮，自己当心啊！”

葡萄酒使我活泼起来。“也许你是怕阿尔比特代表诱奸我吧！”

“你不会正经点儿么？”朱莉大为吃惊地说，“到市政厅去又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她说不下去了。

我瞪了她一眼。“我知道你的意思，朱莉，一般被捕者的近亲也可能被捕。但是对我们不会有这种事。万一我真的受擒，我知道有你照顾妈妈，也知道你们会设法营救我出来的。咱俩必须永远团结在一起，不是么，朱莉？”

在我们去市中心的路上，苏珊娜默然不语。我们走到了市政厅前面的大广场，开始在那入口处周围闲呆着的密密麻麻人群中挤过去的时候，我尽力把目光避开断头台。

在一间狭小的等候室里，有那么多人坐着、站着，拥挤得水泄不通。远在屋子的那一头，还有一扇门，门前有个穿着雅各宾俱乐部制服的年轻人站岗。我牵着苏珊娜的手挤过人群走

到他的跟前。苏珊娜小声说：“劳您驾，我们想见见阿尔比特代表。”

“这里的人个个都是要见他的，”他说，“你在表上填写你的名字，写明有什么事。窗台上放着纸和鹅毛笔。”这人怕是个给乐园把过门的“天使长”吧！

我们挤到了窗台那里，苏珊娜很快就把表填好了，她在姓名栏内写上女公民苏珊娜·克拉里和欧仁妮·黛西蕾·克拉里，在访问目的栏内写上：为公民埃蒂昂，误遭拘捕事。她边写边叹气。

我们又挤回来到了雅各宾“天使长”的跟前。他随随便便一瞥表格就消失了。在我看来时间长得象无尽期。他终于回来了，说道：“你们等着。公民代表会接见你们的，一会儿叫你们的名字。”

不一会儿，我们坐上靠墙边的一张长凳上的两个空位。我举目扫视，看见我们的鞋匠西门老头。当即想起他那长着罗圈腿的儿子小西门，可就是这双腿，在18个月之前，多么雄赳赳地跟随着游行队伍快步地行军啊！

我陷入回忆之中：那时是革命初期，记忆犹新，我终生难忘。我们国家正四面受敌，那些不能容忍我们成立共和国的国家，联合起来攻击我们。传来消息：我军受挫，坚持不了多久了。突然，一个早晨我被窗下的歌声唤醒。我赶紧从床上跳起来，探望窗外，是马赛义勇军行军经过。

我认得出义勇军队伍里的好些熟面孔。有药剂师的两个侄子，有鞋匠西门的罗圈腿儿子小西门，他拼命急行跟上队伍的步伐。还有我们丝绸店的助理员利昂。在利昂后面有银行家利瓦伊的三个儿子。《人权宣言》给予他们和所有法国公民同样的

自由权利。现在他们穿上了节日盛装奔赴巴黎前线战场。我大声呼喊：“再见吧，利瓦伊先生！”他们仨抬头望着我，向我挥手示意。跟着三位利瓦伊的有我们的屠夫的儿子们。再后面是穿着蓝色亚麻布军服上衣的码头工人们。他们正在高唱着：“前进吧，祖国的儿女们，……”这曲一夜之间闻名全国的新歌，我也同他们一起唱了起来。朱莉忽然站在我的身旁。我们从蔓延在阳台周围的玫瑰丛中采摘了几朵玫瑰花扔给他们；下面，裁缝师傅弗朗乔接着了两朵，抬头看着我们哈哈笑。他们不管是穿深色外衣的，还是穿着蓝色亚麻布军服的，看起来都象是普通公民，不象大兵。

在巴黎，他们击退了敌人——西门兄弟俩、利昂兄弟俩、弗朗乔和利瓦伊兄弟仨，都参加了胜利战争。他们向巴黎进军时唱的这首歌，如今法国到处都在弹唱，并已命名为《马赛曲》*，因为是我们马赛城里人首唱起来而传遍各地的……

话说回我们等候阿尔比特的接见，等了好几小时。我有时闭上眼睛斜靠在苏珊娜身上，每次我睁开眼睛就看见室内的人少了一些。“天使长”这时喊名字比前较频。不过仍然还有比我们先来的许多人在等着。

我想讲话会使我清醒些，便对苏珊娜说：“我一定得替朱莉找个丈夫。她所读的小说里的女主角都是最迟到18岁堕入情网的。”

苏珊娜说：“不要吵我，此刻我正在聚精会神地想着我到里面去时说些什么话，”她瞪眼看看门。

我只得默不作声。我越来越感到昏昏欲睡。葡萄酒先是使

* 原名《莱茵军战歌》，由爱好音乐的工兵上尉鲁日·德·李尔一夜之间写成，后改名《马赛曲》。——译注

你快活，然后使你忧郁，最后又令你觉得疲乏。显然，这东西并不增强力量。

“不要打哈欠，这是不礼貌的，”苏珊娜嘀咕着。

“哦，可是，我们是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啊！”我喃喃地说时真想瞌睡。

我终于睡着了——睡得那么香，我还当是睡在家里的床上呢。突然，有个声音在喊：“醒醒吧，女公民。”有人摇着我的肩膀。“你可不能在这里睡啊！”

我大吃一惊，推开搭在我肩上的陌生人的手。我是在一间黑屋子里，有一个人提着灯笼俯身看着我。

“不要怕，女公民，”那人说。他的声音柔和悦耳，但是说话带异国口音。这时我能够看清他的容貌：确实很俊美，深色眼睛和蔼可亲，没有胡须的脸笑容可掬。他一身深色服装，披着大衣。

“我很抱歉打扰了你，”年轻人彬彬有礼地说。“我是公民约瑟夫·波拿巴，巴黎公安委员会秘书，阿尔比特代表的副手，也是他驻马赛期间的秘书。我们的办公时间早已过了，我得锁门了。任何人在市政厅宿夜都是违犯法律的。”

市政厅，阿尔比特！我现在明白我是在哪儿啦。“苏珊娜哪儿去了呢？”我问这位友善的年轻人。

他的微笑成为出声笑了。“我没有荣幸认识苏珊娜哩！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现在我要回家去了。”

我斩钉截铁地说：“可我非得要等苏珊娜回来不可，你得原谅我，公民布一纳一”

“约瑟夫·波拿巴，”他很有礼貌地帮我说出他的名字。他叹了一口气说：“你可真固执，这个苏珊娜姓什么？她来找阿尔比特干什么？”